

黄 / 河 / 大 / 决 / 口 /

邢军纪
著

大决口

解放军出版社





黄河大决口

邢军纪 著

解放军出版社

京新登字 1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河大决口/邢军纪著.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6

ISBN 7-5065-3185-2

I. 黄… I. 邢… 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书 名: 黄河大决口

著 者: 邢军纪

出版者: 解放军出版社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邮政编码 100035〕

排版者: 泰能照排中心

印刷者: 北京二二〇七工厂印刷

发行者: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

经销者: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125

字 数: 259 千字

版 次: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6 年 11 月 (北京)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7-5065-3185-2/I · 354

定 价: 18.80 元

(如有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调换)

目 录

引 子	〔1〕
-----------	-----

A 章	〔2〕
-----------	-----

语言学问题·不在现场的蒋介石和在现场的邵金海·东西方语言学比较·颇像一场棋事(背景材料之一)·三月下旬(背景材料之二)·豫东战役开始打响(背景材料之三)

B 章	〔18〕
-----------	------

不打不相识(背景材料之四)·麦子黄了,敌人来了·宋希濂将军自述(背景材料之五)·绞索套在了土肥原的脖子上·畏敌如虎·兰封城燃烧起来(背景材料之六)

C 章	〔44〕
-----------	------

蒋介石忧心忡忡·桂永清轻易放弃了兰封(背景材料之七)·战报剪辑·复仇的火焰(背景材料之八)·爱揣摩上峰意图的人·在俺们眼里,

你们都一样·田野静悄悄

D 章 [66]

寻找王故师长(背景材料之九)·但他就是这样偏狭的人·委员长调了这么多部队干什么呢

E 章 [77]

挣回大国统帅的面子·离他最近的人·一河流动的泥土·重新解读新闻·一切服从统一战线·黄河的启示

F 章..... [97]

老汉今年六十八·5月26日黄昏(背景材料之十)·可能死非其所·今夜胡长官要唱戏·非黄杰莫属(背景材料之十一)·黄杰的抉择·不以抗日论英雄

G 章 [125]

战场重心已经悄悄偏移(背景材料之十二)·开封,帝国盛宴上的一道小吃(背景材料之十三)·月光润染处,点点如泪·千里之堤,早已被蝼蚁蚀空(背景材料之十四)

H 章 [136]

千古笑柄(背景材料之十五)·黄河从军·以水代兵·既是思想者,又是行动者·我看还是在赵口掘堤吧·决口又失败了·神秘的黄河

I 章 [158]

另外的抗日方式·这就是命运·你知道不知道是中国人(背景材料之十六)·“功在国家民族”(背景材料之十七)·目击者言·6月9日,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一天

J 章 [177]

花园口决口成功之后(背景材料之十八)·语言是可以创造的·政治的诺亚方舟·喜剧与悲剧·得不偿失

K 章 [190]

黄水来了·采访笔记 1—8·色彩的记忆·声音的记忆·人獾相依·狼的故事·黄河的暴力·多路大逃亡(背景材料之十九)

L 章 [220]

饕餮者(背景材料之二十)·杀儿者·难童学校(背景材料之二十一)·人道主义者·历史的回音(录音剪辑 1—4)·妓女们·徐青莲的故事·雁秋的遭遇·“阿崎婆”的回忆

M 章 [243]

女红军王泉(背景材料之二十二)·梦回西下村·真的却成了假的·西华有个“红军院”·光荣院的诉说 1—4·被遗忘的角落

N 章 [262]

(背景材料之二十三)·B 庄村东有一片树林
·抓住了日本鬼子大密探·村长吴福贵·别捅马
蜂窝·借刀杀人计被吴福贵用上了·B 庄的消失
·国格和人格·在人生的夹缝里·汉奸和世界意
识·江村抗战

O 章 [287]

拓荒曲(背景材料之二十四)·(曲一)中国的
韩丁·(曲二)当年的“复垦队”·听来的故事 1—
3

尾 声..... [300]

中国人的健忘·茶道表演和我永远说“不”

后 记..... [315]

引子

1938年6月12日，抗战中的中国向全世界播发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

敌因屡犯被阻 竟决黄河大堤

（中央社郑州十一日电） 黄河南岸大堤，被暴敌决口后，滔滔大水，由中牟白沙间向东南泛滥，水势所至，庐舍荡然，罹难民众，不知凡几……

又讯 敌军土肥原师团，被我包围于陈留口典兴集三义砦一带，连日痛击，歼灭大半，残部四五百人，虽突围而出，但已疲惫不堪。此次我大军转进时，该敌及第三旅团，乘机侵犯开封，并继续西犯，企图一举占领郑州，控制平汉交通要点。连日以来，我军在中牟白沙间，与敌展开血战，敌虽屡次猛犯，迄未得逞。敌以我军阵地巩固，无法攻破，竟联合汉奸，将中牟以北赵口杨桥一带黄河南岸大堤决口四五处，并以飞机猛烈轰炸，将决口处愈为扩大致滚滚黄水，夺堤而出，已泛滥陇海线附近，我军民正在抢堵中……

就在这条消息播发的当天，决口的大水已经泛滥了三天。大水是以每秒数米的速度向前推进的。当中央社播发这条消息的时候，洪水已经卷过开封、中牟、尉氏、通许、鹿邑、扶沟、鄢陵、西华、淮阳，正向周口方向扑去，河南东南大部已顿成泽国……

A 章

语言学问题·不在现场的蒋介石和在现场的邵金海
·东西方语言学比较·颇像一场棋事(背景材料之一)·
三月下旬(背景材料之二)·豫东战役开始打响(背景材料之三)

这是五年前的一天,当我第三次来到黄河岸边这个孤独的小村——南月堤村时,我看到慵懒散漫的阳光中,一个人逆光向我走来。天气非常之好,纯净透明的空气像一掬清流,一点一点润染我的视线。我莫名其妙地感到恐慌,感到一种巨大的危险向我逼近。我甚至像真正的情急者那样偷偷看了一下黄河,却见它无动于衷地躺在一大片耀眼的金黄里,怡然如昨夜的新娘。我一下子失去了依仗。我不得不面对孤独,就像我面对尘封已久的这段历史一样。

多年以来,我一直生活在阳光般温暖的语意环境里。这是语言早已给定的世界。虽然这是语言大师们创造的世界,但我们已经欣然接受并日臻习惯。

当我定下这个选题,决定要写 1938 年的黄河大决口时,我的采访本里便一下子注入了这充沛的语言阳光。

我要写黄河,要写 1938 年的黄河大决口,而且是用报告或纪实手法去写,这就必须真实。实际上从一开始我就陷入了难以言述的尴尬中。这就是说,我们眼前的这个世界基本上是靠语言文字来解释的,甚至思维也是靠它们诠释的。语言是掌握这个世界最可靠

最便捷的一种形式，但它却是先于我的经验的，先入为主式的，这就是说，事实上当我还没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有关这段历史的语言就已经存在，并且就这个选题说了许多话。

仅仅是语言学——一个微不足道的学科，就会让人感到无边的麻烦，那么，用发生学，或者用社会学、民族学、哲学、文艺学、军事学等等学科，就像带着复眼飞翔的苍蝇来叮蛀这历史的疽疮，我们到底会洞悉这个历史事件的百分之几呢？

你去看看黄河吧！

面对那条大河，你会说些什么呢？

既然黄河先我而存在，我就把它看成一棵树。它怪异地生长在我的史前期。在我的视线还没发育完整，就像千万里无边的秋风蛰伏在下次风暴的时候，这棵大树成光速的疾势生长着。它的根须深深地扎在历史深处，绛紫色巨大的根须像蛇信子一样舔噬着白色的泥浆，它的枝丫向上向天际迅猛地扩展着，空气噼噼啪啪向后退缩，一个黎曼球似的空间就这样膨胀开来。它的叶片墨绿如染，硕大无比，如伞如盖，每张叶片上都结着红色果实。它在亿万年的时间里长成了一棵美奂美仑的大树，完成了一棵树的发展史。它在我的视线聚拢之前终于长成，又在我的视线里悠忽化成一条河。

一棵树的历史就是一条河的历史。

我这样交待黄河是因为文本的需要。这是做文章的一般环节。但是我拒绝引用关于这条河的普通资料，它们通常是靠不住的。我这样描写同时也是一种强调，即极大地调动人们的怀疑神经，鼓励人们更多地使用自己的眼睛。我之所以强调眼睛，实在是为了观察的缘故：我们要观察一件实体，必须考虑它的四维空间，包括观察者所在的位置，在借助光速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观察。倘若没有这样的基本条件，一般情况下是很难做到准确的，这就是所谓的“测不准”原理。在物理世界里，变化是以千分之一秒计的。这种测不准原理，同样也适用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考察。

我就是带着因袭的重负去执行我的观察任务的。我要和许多语言大师打交道，如中国的蒋介石、日本的东条英机、美国的罗斯福、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英国的丘吉尔和苏联的斯大林等等，这些都是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国际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套极富个性的语言系统。我们很难破译他们语言系统隐秘的语意密码，更难用什么哲学去笼罩他们，所以我走近他们就诚惶诚恐。

逆着金黄色光芒的人走近了，走近了。

后来我知道这个人叫邵金海，当年决口时他才十岁。他是南月堤村人。而让我真正感兴趣的他是我第一个见到的唯一的见证人，他真真切切是在现场。

和他交谈时我便想起了那条新闻。按战时新闻管制法规定，这则特大新闻是要送蒋总司令审批的。我们不知道身为总司令的蒋介石先生作何考虑，他何以炮制这条让后人说七说八的新闻，明明是很正当很光明正大的事情，偏偏授人以柄。

我仅仅知道的是：花园口乡南月堤村村民邵金海决口那天正在现场，而身为总司令的蒋介石却不在现场。

这样一来，关于上述的语言学种种就帮了蒋介石的大忙，因为他不在现场，因而那条新闻的真实性出现偏差就成了理所当然，既然错误总是难免的，那就不必再深入追究这令人难堪的历史旧帐。

现在有必要交待一下邵金海提供的某些情况，不管是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还是尊重当事人也好，我们都有必要弄清他在决口那天都干了些什么或都看到了什么，因为我们要对历史负责。

以下是邵金海的话——

我是1928年出生的，决口那年刚10岁，属龙的。都说决口的地方是在花园口，实际上是在俺们南月堤村西约二百米的地方。

决堤的前几天，老天爷的脸一直皱巴巴的，挤着眼想下雨。可是在6月9日那一天却突然放晴了。俺黎明时做了个梦，梦见河里

有个东西露个头喊俺的名字，金海——金海——，我在梦里还想，日你娘叫啥哩，老人都说梦里有人喊你可千万不能吭声，要不然会勾走魂哩，可俺还是憋不住，哎一声就答应了。话一出口就后悔，接着就醒了。我起来揉着眼想那河里的东西，觉得还是要到河边去看看。这不我就跳下床便往河里跑，光着身子，抡着两只手臂风火轮似地呼呼直响，等爬上黄河大堤，一看，嘿，早有十多个和我差不多大小的伙伴齐齐呆在那里看着河里的东西发愣。

两天前，刮黄风似地来了两团老蒋的兵，村里人都说老日要打过来了，这些兵是来打老日的。俺还看见村西边一连停了三辆小鳖车（卧车），车上下来的人都拿着望远镜、地图啥的，在那里比比划划，他们大部分是南方人，说话很快，咕哩咕噜的，嘴里像噙了一块热红薯，不停地倒腾舌头。他们还忙活些啥，俺没注意，俺只注意河里的东西啦。

说来也日怪，刮黄风似地刮来那么多兵，可水里也像凑热闹似的，从来也没见到那么多的鱼群溜着边往河滩上蹦，那鱼金子块似的，明黄黄的亮。人来到河边，便觉得耳朵嗡嗡响，空气中哗哗像有水流动的感觉。这时候俺看见那些当兵的都拿着铁锹铁镐，挤在河边看鱼，一个个都大张着嘴喘着粗气，样子很可笑。

那天是俺先跳下河的。俺一眼就看见一条大鱼，它很使劲似的从水里往上跳，并且是旋转 180 度，那是条金色鲤鱼。我想它是让俺看的，因为它原地不动跳了两次，就在我跟前跳。你想鱼多少哇，人一样挤挤扛扛，都是排队的，水又那么急，鱼群下游的那么快，可是它却能原封不动跳了两次，我想它是唤我哩，它一定是那梦里喊我的人，我说它是人，你同意吧。

俺一下子蹦到河里，就觉得那鱼往俺怀里拱，一下，又一下。俺一下子抱住了它，就觉得抱住个人一样。俺啥也不顾得了，抱着鱼就往家跑……

邵金海几乎没有提供有关决口的任何细节，诸如国民党军队如何不顾人民死活，怎样凶神恶煞般地狂扒黄河水堤呀等等，他都

没说。只是他一谈就往鱼身上扯。他在叙述他十岁时的那件往事时很心平气和，和周围的环境气氛很协调。

那时太阳已经出来久了，白唧唧的。河面上开始弥漫一层薄薄的水气。村庄里了无声息，偶尔一声鸡啼，也像在布里蒙着似的，闷闷的。黄河很疲倦地流到这里，弯曲过来，像一弦半月，大概这就是南月堤村的来历吧。只是我却看它像张弯弓，河水似乎蓄势已久后，才靠这弓弹射出去。

邵金海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那个五十多年前光着屁股逮鱼的小孩已经不存在了。他以一个真正农民的口气对笔者说：你说咋回事？你说这鱼是咋回事？人家扒口子碍你啥事，你干啥像迷道似的堆在一块让人抓，嗨？人家重新扒个口子你顺水走就是，可你们却迷了路，堆在一块让人抓，人家不抓你抓谁，嗨？

很长时间回头品味邵金海的话，我总觉得他话里有话，隐含着一些深刻的东西。

我企图对邵金海的语义进行探究，这同样是想将自己处于观察家的位置。可是我是谁？我能做观察家么？我在本质意义上和邵金海同属一类，缺乏统治阶级的思想感情、管理经验，我如何能品味邵金海的话？我实际上是和自己打交道，自己追问自己，就像一条咬着自己尾巴原地打转的狗，显然不得要领。但为什么有如此企图，想做观察家呢，这说明我身体内部实际上存在着危险的贵族化追求，想当大人物，但我实际上又是一介布衣，有平民意识。这样一来我就永远是矛盾的，是互相抵触的，就像可恶的正在飞跑的两条腿一样，总是一前一后无法一致。但这种矛盾甚至荒谬的现实正是我们人类共同的毛病，作为人的某种基本特征，这在理论上又是站得住脚的。

倘若弄不清自己的身份，确定不下来自己所处的位置，毫无疑问就无法观察，不管是在物理世界还是借用到对人类社会的某一具体对象进行观察，“测不准”简直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我们现在又回到半个世纪之前的那次大水中去，回到由蒋介石

石亲自审准的新闻稿件的文本上,在精读数遍之后,我们对蒋先生的这段话(姑且武断地认为)大致有以下认知:

倘若按语言的第一层面分析,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敌人是凶恶的。但是我们不怕它。我们曾经作过努力,使敌人奈何我不得。奈何我不得的敌军想到了比自己更强大的力量——黄河,便联合汉奸(没有汉奸的参与是办不成事的),扒开了黄河南岸的大堤,此一毒计竟然得逞,水势所至,庐舍荡然,生灵涂炭。

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弄明白这是相当典型的新闻范例,它完全符合构成新闻的若干要素,通过阅读这则新闻,我们可以明白敌人决口的时间是在6月11日,地点在河南开封之西中牟境内,这是个古战场,著名的官渡之战就发生在这里。新闻人物是日本侵略军的师团长土肥原贤二,这是个专干特务勾当起家的准军事人物,打仗的不行,却是个中国通,他在运用汉奸以华治华方面很有一套,所以他起用汉奸,多年之后我们常常把特务汉奸联在一起叫,土肥原是始作俑者。新闻的核心部分就是敌人惨无人道,竟然放水淹我民众……此新闻向全世界播发,可以起到暴露敌人法西斯之凶残本性,又可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得到英美苏等国的援助,其立意是不错的。

为了接下来更为详细深入地解读这条新闻,我们不妨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军事形势及形成此篇报道的一系列过程。

背景材料之一

我们说黄河决口事件颇像一场棋事。1938年6月的那一天将永远留在历史的书页里了,但何以有这样的遭际?何以有此惨痛的结果?我们有必要再把这盘已有定论的棋再复盘一次,看看毛病究竟出在哪里。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侵华日军占领了北平、天津、太原、张家口等大中城市,接着,又连续发动几次战事,把华北的中国军队压迫至黄河以南;而南线日军则相继组织淞沪、南京战役,占

据了沪、宁、杭长江三角洲，把南线的中国军队赶至苏北、皖、鲁等地区。鉴于大量中国军队集中在中国中部地区，昭和13年（即1938年）初，日本大本营作出如下决定：在华第2军停留在济南一带确保胶济沿线。第1军进至黄河扫荡山西阎锡山部。与此同时，决心按全面持久战指导战争，为此，新增设6个师团（第15、第17、第21、第22、第23、第27师团。）当年应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占领徐州，沿津浦线南北接通问题；

二、在黄河南岸郑州方面，获取立足点问题……

徐州，地处津浦与陇海铁路交叉点，扼苏、鲁、皖、豫四省要冲，是中原和武汉的重要屏障，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攻占徐州，打通津浦线，使南北日军联成一气，并在此次合攻中大量歼灭蒋介石政权的有生力量，是侵华日军志在必得的战略想定。

1937年12月31日，就在新年钟声即将敲响之前，日本外相广田以十分诚恳的语调向中国劝降：友邦中国，今日实遭之不幸遭遇，如果中国能了解日本力求东亚和平的观点，则中国便能自免其祸。日本政府愿意在迎接1938年之时，能与中国开始新的和平……

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此次日本政府，于南京陷落后，对于中国国民政府与以反省其态度之最后机会，而至今日，国民政府依然不解日本真意，策动抗战，不察国内人民涂炭，对于东亚和平毫无顾忌。因此，日本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真能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成立且发展……

在日本七十三届议会中，日本政府又提出对华政策四要点：（一）绝对不与国民政府交涉；（二）日本为阻止军火运华，仍可对华宣战；（三）日本对华北‘新政权’居监护人地位；（四）绝对不容第三者出面调解。

日本政府的态度越来越强硬。日本首相在5月2日的地方长官会议上用异常决绝的口吻说：政府为推翻蒋介石政权，铲除东西

祸根，虽费数年光限亦所不惜。

于是，继八一三淞沪之战、南京之战和华北战役之后，徐州再一次从历史深处走出，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一场大规模的民族决战拉开帷幕……

背景材料之二

1938年1月，敌第13师团主力进攻至津浦路明光以南，遇我第31军刘士毅部顽强抵抗，双方处于胶着状态。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调于学忠第51军南下，沿淮河北岸布防。另调廖磊第21集团军六个师的兵力至津浦线南段防守。

在北线，拥兵八万的韩复榘在日军进攻面前不战而退，一弃济南，二弃泰安，三弃曲阜、兖州、济宁等地。华北方面日军坂垣第五师团沿胶济路东侵，1月8日陷潍县，13日与先期登陆的海军陆战队联合侵占了青岛。防守青岛的沈鸿烈海军陆战队也不战而退。继青岛陷落后，交密、昌乐、青州均被攻陷。日军紧接又挥师南犯莒县、临沂。庞炳勋部奉命驰援，堵截敌第五师团于临沂城下。接着，第59军军长张自忠也率部赶到，这两支冯玉祥的旧部，力挽坂垣，终将其逼回莒县退守，因而延缓坂垣师团南下与矶谷师团会合徐州的时间。

3月下旬，日军重新对我发起进攻，重点指向台儿庄。台儿庄位于徐州东北大运河之北，倘日军攻下台儿庄，既可南下赵墩，沿铁路西进，攻取徐州；又可北上策应坂垣师团，断汤恩伯、张自忠、庞炳勋各部后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急令孙连仲之第二集团军池峰城第31师星夜赶赴台儿庄地区设防固守，并调汤恩伯主力第85军、52军协同孙连仲部夹击敌军，大战月余，共歼灭敌军11984人，并缴获敌人大批重炮、战车、装甲汽车、轻重机枪等战利品，取得台儿庄保卫战的重大胜利。尔后，日军调集更多兵力，疯狂合围徐州，迫使国民党军队处于内线作战的不利条件下与之决战，以大量歼灭之。卢汉第60军在禹王山及其以北地区屡挫敌军，双方均

有重大伤亡。鉴于敌我装备对比悬殊，为免遭敌合围歼灭之险，中国军队于5月中旬开始突围，向外线转移……

背景材料之三

需要说明的是有两点：一、后来被称之为豫东战役的开始时间是在5月上旬，它实际上是徐州会战的一部分。二、5月上旬，敌我形势尚不明朗，双方仍继续抽调兵力，作孤注一掷式的拼杀。

据统计，徐州会战中，中国军队投入兵力约五十个师，其中有蒋介石嫡系部队十个精锐师。这对一心想消灭国民政府有生力量的日军来说，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诱惑。本不想继续扩大战面的日军大本营陆军省进行人事调整，由对华作战持积极态度的陆军省军事课高级课员福田正纯中佐升任作战课长，接替了慎重保守的河边课长，并对主张战面不扩大、对华消极及采取持久方案的其他课员进行压制排挤，终于在陆军省军事课内部形成一片杀声的气氛。

3月1日军事课人事调整之后，4月7日，日大本营陆军部下达第84号命令：

一、大本营企图击破徐州附近之敌。

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应以有力之一部击破徐州附近之敌，占据兰封以东陇海线以北之地区……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日军作战指导要领如下：

一、华北方面军以四个师团向陇海沿线采取攻势击破敌军。为此，以主力由北方击破徐州附近之敌，并以约一个师团由兰封东北方附近向归德（商丘）方面敌之退路进攻。

二、华中派遣军以约两个师团（一部担当后方警备）由南方策应华北方面军作战。为此，沿津浦线地区进击，尤须尽力断敌之退路。

三、华北方面军占领徐州以北津浦线，并击破敌军后，即占据兰封以东陇海线以北地区……